

■新作聚焦

王十月长篇小说《收脚印的人》:

何以驱散心灵的恶霾

□沈 念

《收脚印的人》以一种现代现实主义叙事的手法,铿锵而笃实地书写了中国改革发展进程中那段隐痛的时光和经验,树起了一面精神之镜。他的思考和陈述直刺那些被我们不敢正视、咫尺天涯的道德问题,喷薄出对人性底层的深切关怀。他“以一部薄薄的小书为自己作祭”,也是用一个作家的勇气为那莽撞的时代作祭。

王十月是从底层脱颖而出的当代优秀作家。他的生活经历注定了他的书写,必是扎根中国这片肥沃的现实土壤之上,必是带着亲身体悟之后的苦痛感。这种苦痛被时光抽丝剥茧般消磨,被庞大的打工人群所默然忍受或主动遗弃,林林总总的际遇,或好或坏,或痛或伤,终是倒映成时代巨轮驶远后遗落的一幕剪影。但也有人会永生铭记,王十月是铭记者之一,他带着省思、自讽、悲伤、忏悔,再度与那些曾被侮辱和损害的人相遇,把经历过的一帧帧光影铭记。

“女士们、先生们”,这个多么充满庄严仪式感的开场白,置首《收脚印的人》的每一章节,把我们带入“王端午”的叙述场

域。我特别明显地感觉到,仿佛王十月就坐在我对面,坐在我看不见的房间的某个角落,神情凝重或低落懊丧地讲述一段真实的社会与个人记忆。这记忆的起点是一个人临死前去“收脚印”,去勘测自己的来路,这是个民间说法,但具有了魔幻般的色彩,可以构成极富想象力和冲击力的文学手段,这也是王十月在这个新长篇中所赋予的新鲜血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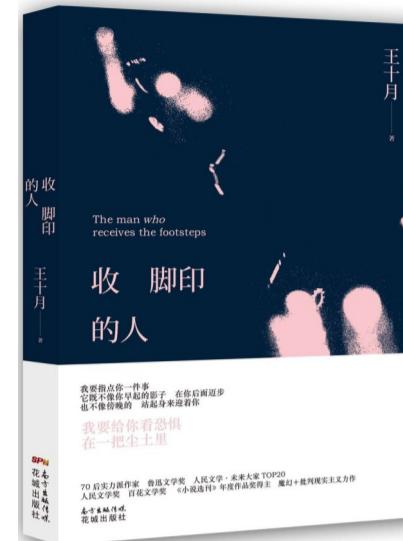
“收脚印”这个充满魔幻色彩的元素,无疑将现实映照得更加惊心动魄。一个人一生要走多远的路,你我无法可知,道路像叶片上的筋脉,分岔、延伸,直至消失。脚印里写满时间也写满生命中不安的悸动,那些欢悦、悲伤、彷徨、坚定、轻盈、沉重,摇身一变就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……主人公王端午向那些“脚印”靠近,他小心翼翼地把“脚印”拾起,放在手心,握紧拳头。他从“脚印”中看到卑微的过往,看到人性中的怯弱、复杂、黑暗、残暴。在王十月收集的错综复杂重重叠叠的“脚印”背后,一个叫“收容遣送”的词浮现出来。上世纪90年代心怀美好生活梦想而外出闯荡的人们,谁也不会对它陌生。王十月也是被侮辱过的千万人群的一员,身为作家,他必须为这段历史进行一次书写。于是,我们得以紧随一个亲历者与观察家的腾挪身影,进入他为我们作出筛选的记忆之城,那时而模糊时而清晰的过往,令与这一时代有过亲密接触的麻木窥者扪心自问,胆战心惊。

那一角镜头所映射的是南方城市打工者都不愿回望、撕裂破碎的境遇,更是把似曾相识的一切尽收眼底,把人的卑劣之心、生存之艰、角斗之魂利刃剖骨般地剖析。在王十月笔下的人物身上,可以窥探查获“人类的每一个标本”,可以勾连唤醒我们最痛的记忆。痛以类聚,他在长久的思考之后积聚藏于现实的强大力量,勇敢陈列

出被遮蔽的疼痛与尊严,为一代人的苦难史作出血证。

下面我们再来研究这份“证词”。时间是上世纪90年代,地点是南方,东莞的樟木头镇,一个看似虚指的实地。在“证词”中出现的主要人物有作家王端午(知识分子)、区公安局长黄德基(官员、权力掌控者)、企业家李中标(财富创造与支配者)、打工仔马有贵(身处底层的可悲者)。他们有着各自的人生轨迹,但一段共同的际遇,将他们的生命绞锁在一起。这一际遇的关键点落在与一个叫北川的女孩的短暂相遇里,他们犯了罪,他们的过错导致了北川的死亡,虽然他们都侥幸逃脱了。逃脱了的罪如何惩罚?王十月进行了精心而巧妙的设计,作家认识罪后开始赎罪之举,企业家认识罪后以慈善之行表达忏悔之心但逃避救赎,官员拒绝并阻止忏悔与救赎,身处底层的打工者浑浑噩噩意识不到罪。这些各异的姿态,使得故事性与可阐释性充分打开。很明晰地就能看到,《收脚印的人》一书主题依旧是多年来横亘在人类面前的永恒考题——罪赎。强者勇敢站出来忏悔与救赎,弱者茫然逃避,狡者欲盖弥彰逃之夭夭。

如果真有上帝,他定是宽恕的,但逃脱者如何面对自己,又如何攒取自省的勇气?尤其是曾在底层苦苦挣扎得以脱身的人们,所需点滴勇气又何其巨大;那些被雾霾之毒从生活的呼吸道奔袭噬咬的人们,何以驱散侵蚀心灵的恶霾。王十月在小说中原文引述了一篇自己写过的随笔:“没有身处底层,如何真切体会到这种切肤之痛,这种痛后带给人的麻木?有‘层’的存在,就有隔膜存在。每个层与层之间,隔着的正是一道道的南头关。有形的南头关并不难拆除,然而无形的南头关,在可以想见的将来,还将横亘在人们的心中。”“南头关”



貌似不复存在,但对人的道德和行为的永恒拷问不会消失,那些蒙昧心灵的恶霾还未散离。四处寻觅,现实的铜墙铁壁阻隔了风的来袭,一人之力虽弱,即使如西西弗斯般受伤,但每个人不能自我毁灭推动的勇气。每一时代都需要有王十月这样的勇敢者,回望与审视,然后站出来真诚袒露,向他者更是向自我,践行一次如王端午般不悔的自我救赎,哪怕现实中会遭遇诸多的挫折、打击和失败。

雾霾终将让位于碧空丽日。王十月和他的《收脚印的人》以一种现代现实主义叙事的手法,铿锵而笃实地书写了中国改革发展进程中那段隐痛的时光和经验,树起了一面精神之镜。他的思考和陈述直刺那些被我们不敢正视、咫尺天涯的道德问题,喷薄出对人性底层的深切关怀。他“以一部薄薄的小书为自己作祭”,也是用一个作家的勇气为那莽撞的时代作祭。

■创作谈

上世纪90年代出门打工的人,大抵都有过被治安盘查暂住证、殴打、收容、勒索的经历,因此制造了多少悲剧恐怕无法统计。往事已经如烟,当年被收容遣送的打工者,大多未曾意识到被收容遣送有何不妥,认为是自己触犯了法律,该当被收容。我当初的想法只是想写一部书,记录下我的所知存档。

书写得很艰难,前后写了几个版本,人物设定在心里渐渐明晰,我要写一个知识人、一个官员、一个企业家、一个最底层的打工者,写他们的罪与罚。我又继而设定,他们中,知识人认识到了自己的罪并开始忏悔与救赎;企业家认识到了自己的罪,忏悔但逃避救赎;官员拒绝忏悔与救赎,并以手中的公权力,阻止知识人的忏悔与救赎;而书中的马有贵,这个最底层的打工者是蒙昧的,他意识不到自己的罪,无从谈起忏悔与救赎。一切似乎都已成熟了,但我依然找不到切入点。

许多年前,在深圳的松岗,我和一个叫李中标的打工者,冷漠而无情地拒绝了一位四川打工妹的求助,将她推到了如狼似虎的治安员手中。我永远也忘不掉,那个南中国的黑夜,当她哭泣着被治安队员抓走时的情形。这件事成了我灵魂的一个巨大黑洞。我所有的写作,都源于那个夜晚。我意识到了我的罪恶。我得写下这些,我有话要说。但如何用20万字的小说把要说的说出来,一直没找到合适的角度,直到有一天,我的脑海里响起了“女士们、先生们”这个奇怪的声音,我想我找到了合适的形式。我让主人公滔滔不绝地言说。

在我漫长的打工生涯中,恐惧一直伴随着我,直到2003年。记得我初到武汉打工时,在黄鹤楼下第一次遇到治安队,我被抢走了身上仅有的50元钱。好在好心的旅店老板宽容了我两天,我后来找到了工作。第二次是在工厂里,晚上睡得正香,治安队来工厂抓人,一群工人躲在厂里不开门,治安员就用消防斧砸开工厂的铁栅栏。第三次是在武汉青年路,我们晚上在加班,治安员冲进厂里,抓走了所有员工,那是我第一次挨打。次年春,我离开武汉,以为到了广东,会多一些安全感,但整个广东的打工经历,就是一部躲避收容的恐惧史。多年后,当我开始写作这部书时,收容造成的历史。但是,当人们在分享一代人付出血泪换来的改革红利时,并未意识到自身背负的罪恶。我们习惯了对社会、对别人的指责,将自己当成受害者,却忘了我们同时也是加害者。这种冷漠、无视、逃避才是更大的恐惧,是存在于当下人心中的恐惧。我要揭示的其实是这种恐惧。

我给小说一个看起来开放式的结尾,其实,答案已隐藏在了小说中。回望这部小书,我在夜深人静时扪心自问,在这部书里,我说出了全部的真相吗?我回避了什么吗?这样一部书,真的能安妥我的灵魂吗?我能做到毫无保留地剖析自己吗?我的答案让我羞愧。我依然是懦弱的,我只能说,我刚刚试着将脚步踏出。在小说中,我写了一个一个人在死前通过收脚印回到过去,检点自己的来路。有一天我将死去,到那时,如何面对自己这漫长或短暂的一生?回首向来萧瑟处,我们能否问心无愧?我问心有愧,以一部薄薄的小书为自己作祭。

■评论

四处延伸的触角

——读苗德育《我是文天财》 □夏 琪

苗德育的长篇小说《我是文天财》是一部不一样的小说,犀利的语言,从容不迫的叙事,诙谐幽默的笔调,随心所欲的表达,酣畅淋漓的情感,是这部长篇赖以立足的独到之处。

作者苗德育一上来就大胆描述死亡,把死亡的场面写得既幽默风趣,又犀利生动。小说感情丰沛,情节引人入胜,语言充满想象力,通过语言的触角挠动着读者的心,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。

这是一个大城市的儿子,一个农村的“孩子王”,一个公社的通讯员,妻子的丈夫,孩子的父亲,一个公司的管理员,文天财的角色在不断地转换,不断地适应,不断地挑战,这就是他,那个狂傲的目无一切的农村当代青年。同学面前,为了体面,他可以一个事情演变成多方拿钱;为了爱情,他可以不顾面子,放下身段,亲自上门谈判;为了摸索种植技术,他可以不顾损失,勇于实践。他,就是文天财,那个所谓的“文天祥的弟弟”,那个一低头就能从嘴里往外流的狂妄之徒。他是一个农民,却经营着一个公司,他是一个企业的负责人,却长时间没有资格参加职工的劳动保险,他用自己的狡黠试探人家的清廉,这就是文天财,那个曾经混过党政机关的通讯员。

小说通过梦幻与现实的交织,塑造了一个血肉丰满、有性情的“小人物”文天财。文天财不是英雄,也不是坏人,他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。在文天财的骨子里,既有着我们这个民族的冲天豪气,也有胆小怕事的谨小慎微,为了适应社会,为了生存的需要,他不得不放下自己的身段去迁就别人。文天财的昨天或许就是我

们的今天,他有自己的坚持,但他发现自己的坚持微不足道,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唯唯诺诺、唯命是从、跑前跑后的小职员。

在李耕的所谓的“政策”面前,钱就是权威,文天财变成了一个为钱而奋斗的奴才。他忌惮李耕的威严,随波逐流地做着一些违心的事情,但一静下来,潜藏在他骨子里的那些本能的东西,就会不时地跳出来,叩问着他的灵魂。他的个性中既有张扬的一面,也有面对现实的无可奈何。当他辞去机关的工作去干企业,才从另一个角度看清了自己的位置,他的淳朴内心这时方展现在世人面前。在文天财的身上,我们看到了他引以为豪的自信,那是我们这个民族生生不息的传承,那是人类向往善良、勇于担当的本能,但是,就是这种美好的本能却遭到了别人的误解。当有一天,他的内心再也无法承受其重,他毅然决然的告别,就成了留给这个世界最为真切的记忆。

这部小说颠覆了以往长篇小说叙事的传统,大量借鉴西方小说长于心理描述的优势,把中国人对现实的关注,巧妙地利用语言表达的机会,把读者的丰富想象尽可能地调动起来,使小说到处充满了触角。毋庸讳言,语言是这部小说的一大特色,充满张力和想象力的跳跃式语言,让读者在体验阅读快乐的同时,心灵产生碰撞的火花和共鸣。它诙谐风趣、直面人生,真诚地歌颂真善美,无情地鞭笞假恶丑,或揶揄、或反讽、或漫画式的一笔一画的勾勒,抽丝剥茧,极尽调侃和嘲弄,让大家在跟随作者的批判目光之余,尽情地领略讽刺艺术之妙用。

■第一感受

抒情中的冷静

——谈谈李清明的散文集《牛铃叮当》 □李望生

记忆是条五彩缤纷的长河。李清明站在河边眺望故乡,他多次跨过这条小河,回到了他的故乡买马村。可他看到的是残破的家园、被遗忘的传统和礼仪。这些显然都不是李清明想看到的,他在痛心疾首之余,哪里还有抬腿跨过这条河的力气。

李清明不愿把灵魂丢在外面,他在浮躁的社会中沉浮,却从没忘记为自己寻找一块安放灵魂的地方,把这块神圣的地方定格在了自己的故乡。李清明的故乡留在了时间里。那一年,他17岁。“十七岁之前,我几乎没有离开过买马村。”“当时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永远离开水乡,脱离穷困落后的农村生活……”他做到了,参军让他的梦想变成了现实。物质的贫乏把少年推上了追逐物质的名利场,“也因此注定了我此生漂泊无依”。李清明要为自己的精神寻找一方净土,来安置他那个仍然“漂泊无依”的灵魂。李清明在寻找,他将寻找的目光从他物质的故土上移开,向着他精神的空间纵深眺望、眺望……

他眺望到的精神故乡是个美丽的水乡:“水乡多水牛。”《牛铃叮当》于是展开,我们也就随着他的讲述去探看他的精神故乡,同时探看一个人的精神世界。李清

明精神故乡中的一切皆可用朴实自然来概括:朴实自然的乡景:“清晨,一轮红日从东边的水面冉冉升起……春汛的鱼儿此时在被水淹没的湖滩上追逐,跳跃;凫鸟在湖面上戏水,轻游,平静的湖面上荡漾着道道金色涟漪……一艘艘渔船装载着青绿的湖草,像一座座绿色的山峦在慢慢地移动……傍晚,太阳渐渐沉入西边的湖水之中,天连水,水连天,水天一色,天空霞光万道,湖面波光粼粼……”朴实自然的人物:无论是劁猪佬朱老大、杀猪佬朱老二、赶脚猪的朱老三,还是与我年龄相仿,辈分却比我高的堂舅,儿时玩伴的姐姐细花,沉默寡言、一生勤俭的外公,写得一手好字的父亲、早逝的叔叔、水乡渔村小学校长的儿子等无不一是个性鲜明,自然磊落的人物;朴实自然的村庄:“20世纪60年代以前,买马村全村的布局是一个大大的圆饼形。圆圈是高大而古老的堤坝,圈内是成片的稻田,圈外是长满了芦苇和野生湖藕的内湖……那时,全村所有的村民们都在圆圈的大堤坝上筑屋而居……每家门前都有一条通往内湖的石板小路,小路的尽头都是一座座用大块麻石搭成的石板桥;男人们经过石桥挑水,

女人们在旁边浆衣洗菜……到处是一片自然、祥和、温馨的场景。”读完这段文字,我似乎窥见了李清明的内心。朴实自然的民俗:“或许是为了传承,抑或是告诉后人你来自哪里,将要去向何方。于是,早有心理准备的乡亲们,每有婴儿出生,总是会将小孩的胞衣置于一个崭新的陶罐之中,趁着茫茫月色,深埋在祖屋边一棵高大的树木底下。”“生活在洞庭湖水乡的乡亲们有一个习俗,婴儿出生的第三天,族人要为其举行较为隆重的‘洗礼’,又称‘洗三’‘洗三朝’,至于其他如‘启蒙’、‘拜师’、‘传话’等礼仪,李清明是极尽铺排、渲染、描摹之能事,但读者仍可从其中读出“朴实自然”来。

李清明文从心出,理存经历,定下笔从容,走墨大方。《牛铃叮当》无疑属于乡土散文,李清明自言17岁便远离了故乡,可是,我们完全可以从他的作品中看出,他是经常往来于故乡,也就是说,他是带着外面的思想在注视着他正在变化着的故乡,于是,在他的行文中,我们便不仅看出了他对精神故乡的依恋,亦读得出他对物质故乡变化的担忧,而正是这种看起来复杂的心态,成就了他的散文的特质。

《北京文学》(精彩阅读)

——篇篇好看,期期精彩!

北京文学

精彩阅读·2016年第三期要目

- 现实中国
中国之蒿——屠呦呦获诺贝尔奖之谜(报告文学) 陈廷一
- 作家人气榜
金属脖套(短篇小说) 王祥夫
- 摇晃的浴室(短篇小说) 厚 圭
- 诗 歌 在江南民居的深处(组诗) 王学芯
- 头门港(外二首)(组诗) 洪 迪
- 散 文 一九八〇年代的记忆(散文) 黄金明
- 河鬼鬼·萤火和僵尸(散文) 赵 雨
- 评 论 打捞残存的记忆(评论) 谢有顺

广告

文学港

2016年第3期
总第208期

- 好 看 草民碑史(非虚构) 刘 章
- 小 说 五十而立(短篇小说) 姚十一
- 锤 钮(中篇小说) 薛 钟
- 摆 晃的浴室(短篇小说) 杨 帆
- 诗 歌 在江南民居的深处(组诗) 王学芯
- 头门港(外二首)(组诗) 洪 迪
- 散 文 一九八〇年代的记忆(散文) 黄金明
- 河鬼鬼·萤火和僵尸(散文) 赵 雨
- 评 论 打捞残存的记忆(评论) 谢有顺
- 主办单位:宁波市文联 宁波日报报业集团
- 地址:宁波市苍水街79号苍水大厦五楼 邮编:315000
- 投稿信箱:179731320@qq.com
- 电 话:0574-87312087
- 月刊 定价:10.00元 全年价:120.00元

- 现实中国
中国之蒿——屠呦呦获诺贝尔奖之谜(报告文学) 陈廷一
- 作家人气榜
金属脖套(短篇小说) 王祥夫
- 摇晃的浴室(短篇小说) 厚 圭
- 诗 歌 在江南民居的深处(组诗) 王学芯
- 头门港(外二首)(组诗) 洪 迪
- 散 文 一九八〇年代的记忆(散文) 黄金明
- 河鬼鬼·萤火和僵尸(散文) 赵 雨
- 评 论 打捞残存的记忆(评论) 谢有顺
- 主办单位:宁波市文联 宁波日报报业集团
- 地址:宁波市苍水街79号苍水大厦五楼 邮编:315000
- 投稿信箱:179731320@qq.com
- 电 话:0574-87312087
- 月刊 定价:10.00元 全年价:120.00元

- 现实中国
中国之蒿——屠呦呦获诺贝尔奖之谜(报告文学) 陈廷一
- 作家人气榜
金属脖套(短篇小说) 王祥夫
- 摇晃的浴室(短篇小说) 厚 圭
- 诗 歌 在江南民居的深处(组诗) 王学芯
- 头门港(外二首)(组诗) 洪 迪
- 散 文 一九八〇年代的记忆(散文) 黄金明
- 河鬼鬼·萤火和僵尸(散文) 赵 雨
- 评 论 打捞残存的记忆(评论) 谢有顺
- 主办单位:宁波市文联 宁波日报报业集团
- 地址:宁波市苍水街79号苍水大厦五楼 邮编:315000
- 投稿信箱:179731320@qq.com
- 电 话:0574-87312087
- 月刊 定价:10.00元 全年价:120.00元

- 现实中国
中国之蒿——屠呦呦获诺贝尔奖之谜(报告文学) 陈廷一
- 作家人气榜
金属脖套(短篇小说) 王祥夫
- 摇晃的浴室(短篇小说) 厚 圭
- 诗 歌 在江南民居的深处(组诗) 王学芯
- 头门港(外二首)(组诗) 洪 迪
- 散 文 一九八〇年代的记忆(散文) 黄金明
- 河鬼鬼·萤火和僵尸(散文) 赵 雨
- 评 论 打捞残存的记忆(评论) 谢有顺
- 主办单位:宁波市文联 宁波日报报业集团
- 地址:宁波市苍水街79号苍水大厦五楼 邮编:315000
- 投稿信箱:179731320@qq.com
- 电 话:0574-87312087
- 月刊 定价:10.00元 全年价:120.00元

中华文学选刊

2016年第三期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|
| 小 说 | |
| 长 篇 极花(原载《人民文学》) 贾平凹 | |
| 中 篇 苦雨斋(原载《小说月报·原创版》) 叶广芩 | |
| 父(原载《花城》) 陈希我 | |